

兴化话罗马字研究

刘福铸

(莆田学院 中文系, 福建 莆田 351100)

关键词: 莆田方言; 兴化话罗马字; 拼音方案

摘要: 阐述近代莆仙地区兴化话罗马字产生的根由, 并以兴化话罗马字撰译的《新约全书》为主要研究对象, 归纳出其拼音方案, 并依据该方案, 探讨其与今天的莆田方言音系存在的异同之处。

A Study of the Xinghua Dialect Romanization

LIU Fu-zhu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Department,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351100, China)

Key words: Putian dialect; the Xinghua Dialect Romanization; phonetic system

Abstract: The Xinghua Dialect is the old name for Puxian Dialect. In modern times, the Christianity missionaries in Puxian area formulated the Xinghua Dialect Romanization 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 of preaching among its people. This thesis tries to sum up the phonetic system, with "The New Testament" of the Romanization version as its main study object. In addition, seve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honetic system of Xinghua Dialect Romanization and that of the existing Putian Dialect are also discussed hereof with reference to the former.

兴化话是闽语五大次方言之一的莆仙方言的旧称, 以其主要通行于福建旧兴化府辖地而得名, 它以莆田城关话为代表。兴化话罗马字 (Hing-hua Dialect Romanized) 是近代西方传教士, 为方便在莆仙话地区传播基督教而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 这种教会罗马字在莆仙地区称为“平话字”, 因莆语“平”、“白”二字话音相近, 所以又称为“白话字”。兴化罗马字当初是教会为布教而创制的, 但它又较真实科学地记录了百年以前的莆仙方言, 使我们今天可据以了解莆仙方言百年以来的一些变化, 特别是莆仙方言语音方面的变迁。因此, 从语言学角度讲, 教会罗马字是一份难得的方言研究参考材料, 应引起语言研究者的重视。

一、兴化罗马字的产生和推行

道光二十二年 (1842) 鸦片战争失败后, 清廷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放海禁, 基督教传教活动开始在中国盛行, 尤以南方沿海地区为最。可是当时的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教育水平十分落后, 一般民众, 多为文盲。而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对象却正是广大的下层民众。为了把所谓的“基督福音”普及到普通的文盲民众中去, 传教士们开始研究在中国民间如何更快地普及《圣经》方法问题。1843年, 基督教传教士聚集在香港召开会议, 会后决议: “将圣经译成中国文字, 比之先前所出版的, 更加注意普及, 以求广布。”^[1] 从这以后, 各地开始陆续出现把《圣经》译成当地方言口语的传教

收稿日期: 2002-06-24

作者简介: 刘福铸 (1957-), 男, 福建莆田人, 副教授。

读本,其中采用最多的便是罗马字拼音方言文字,通称“教会罗马字”。

创造推行教会罗马字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一定先进之处。正如近代基督教士贾立言(A. J. Garnier)所说:“第一,为了有些方言有音无字,不能写出,翻译极其困难,甚至绝不可能;第二,即使有字可以写出,因为人民识字的能力低薄,也不比罗马字,几个星期里面可以学会。”实践证明,教会罗马字对《圣经》在中国信众中的传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激起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汉字改革和创制推行汉语拼音的浓烈兴趣,为后来的国语罗马字及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起了催化和示范作用。

据考证,教会罗马字最早的流行地是福建的厦门地区。清道光三十年(1850),厦门话已出现罗马字拼音方案,到1926年,厦门话罗马字《圣经》已经销售出40000多部。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厦门还有用方言罗马字出版的《妇女课本》。而闽南民间老一代人的罗马字使用则一直延续至今,据说现在闽南、台湾及海外华侨中仍有十多人会用罗马字^[2]。因此近代的教会罗马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厦门话罗马字(白话字)。

莆仙地区与闽南接壤,方言相似点很多,在厦门话罗马字的影响下,莆仙(兴化)也于清光绪年间创制出兴化话罗马字。

兴化罗马字的创制和推行是与美国传教士蒲鲁士夫妇联系在一起的。案:基督教监理宗(Methodist),又音译为“美以美”,该会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美国传入福建福州,称“中华基督教会卫理公会”。^[3]同治三年(1864)卫理公会传入莆田。翌年,莆田南日岛出现了第一座卫理公会教堂。同治六年(1867),兴化正式设牧区,1872年设教区。至光绪年间,兴化基督教徒已有1000多人。光绪十六年(1890),美国传教士蒲鲁士自福州派赴兴化教区主持美教会。

蒲鲁士全名为威廉·蒲鲁士(William N. Brewster),后取汉文“斐堂”为号。1864年蒲氏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士州,1888年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1889年派赴新加坡等地布教。因水土不服,改调中国福州教区。在福州,蒲鲁

士与菲斯彻小姐(Miss Fischer)结婚。婚后,夫妇调至兴化主持美以美教会,居莆田城厢。在莆田,蒲鲁士夫人成了蒲氏的得力助手,后来一般都称她为蒲星氏^[4]。蒲鲁士和蒲星氏来莆田后,除了创办一些慈善事业外,就是致力于传教。他们经常下街道、奔农村,发展教徒。可是让他们感到最为棘手的是语言难通,无法与教徒沟通,更难宣讲基督的“福音”。但令人敬佩的是,蒲氏夫妇通过用罗马字拼音标注的方法,辅以分析和刻苦记忆的功夫,他们竟然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学会了一口较为平顺流利的莆仙话。

当时兴化教会的教徒,是以文盲家庭妇女为主的。利用罗马字学会莆仙话的蒲氏夫妇,于是有了进一步的设想。他们想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文盲教徒,让他们也来学习兴化方言罗马字,既便于用罗马字向教徒们传送通知,也便于教徒们之间互递信息。

光绪十六年(1890),蒲氏夫妇开始在兴化推行参考中国南部其它方言罗马字创制的兴化罗马字。开始一段时间,推行工作并不顺利,但后来,通过教会中教徒的现身说法和不断的宣传,结果还是令蒲氏满意的。一些文盲妇女,通过学习拼音方法,三个月后,就能较顺畅地用罗马字拼写出兴化方言,并在教友之间,用罗马字书写信件,传达信息。蒲氏夫妇来莆时,兴化只有基督徒千人,到了1917年,教徒激增至30000多人,这是与蒲氏推行教会罗马字分不开的。

用兴化话罗马字翻译的《新约全书》,是在1892至1900年之间陆续完成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广泛推行兴化话罗马字的基础上,蒲氏向英国定制了一套罗文铅字,开办“美兴书局”,正式开始以兴化话罗马字印制《圣经》,同时创办兴化地区第一份罗马字8开版刊物——《奋兴报》(又称《信者》),初为月刊,后改为星期刊,蒲氏自任发行人,夫人蒲星氏任主编。这是当时兴化基督徒唯一的读物,也是莆仙地区唯一的一家刊物。

1901年,蒲鲁士写了两篇著名的文章,一为“China's intellectual thralldom and the way to escape”(《中国的智力束缚及其规避之道》),另一为“The evolution of new China”(《新中国的演

进》),二文皆刊于这一年的“Chinese Recorder”(《中国大事记》)杂志。蒲氏在文中叙述了他在兴化推行罗马字的艰苦经过。文中写道:

“那年八月,读了 Dr. Gibson 的 ‘Learning to read in South China’,这样一件事情把我说服了,就是罗马字的应用,对于提高属于精神智力的中国基督教会是必需的。”

“虽则拼音方法比表意文字是无限地容易,但是别让任何人抱有这样一个印象:好似把这事情用一个具体的说明便可以说服中国的社会。关于这工作,每天将有斗争要降临到我们身上,由于我们中国基督教会极大一部份的人——甚至于连我们工作人员的大多数,对它的极端冷淡……有五六六年我们好像一个人在大荒野中大声呼喊,那是一片只有沙砾和仙人掌的荒寂的沙漠。在这时期中,绝对少数的一些乡村基督徒用这新方法学习阅读。无论如何,那时我们有自己的学校,我们能够要求我们的学生,男人和女人,男童和女童,全部学习罗马字。过了一个时候,这些学生成了传教师,广泛地散布到各处,于是种籽萌芽了;当我们有了两三百个区域,我们开始印刷一份小小的月报;冰块瓦解了,即使没有裂开,我们感觉到不久春天就要温暖这使我们不满意的沉长的严冬;到了相当的时候,辉煌的夏季就要降到我们头上,于是丰富的收获将使我们忘掉那辛苦而气馁的播种时期;可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它会那么快,或者像已经实现的那种情形的实现。”

“我们的土语在最近二三年中的进步是非常迅速的。”

“可是任何一个念到这里的读者无疑地要问:这个对中国偏见的直布罗陀的攻击有什么用呢?这个堡垒是坚不可破的,何必白费时间干不可能的事呢?我要回答说:各种形式的奴役,被卫护在世传的利益中,正如现在保护中国的象形文字那样,同样广泛,显然也同样坚固。然而世界上已经见到这些人类暴君,一个接着一个被推翻……在历史的光中,谁能说束缚着中国智力的锁链是永存不毁的呢?”(以上转引自倪海曙《基督教会的罗马字运动》)

蒲氏卒于1918年,他究竟用罗马字印制过多

少《圣经》,目前尚未见统计资料。据1922年《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899年,中国各地罗马字圣经销量为22000部;1900年,16010部,以后除1901年外,各年销量都在12000部以上。按信徒数量估计,兴化罗马字的圣经,总印数应在万部以上。

据游汝杰先生介绍,清末民初用兴化平话字(罗马字)出版的圣经及其单篇读物实不止一种,目前存世的兴化罗马字圣经读物主要有以下一些书目:

《约翰福音》(兴化罗马字),1892年美国圣经会出版于福州,美国圣经会图书室藏本。

《出埃及记》(兴化罗马字),1896年美国圣经会出版于福州,美国圣经会图书室等藏本。

《新约》(兴化罗马字),1901年美国圣经会出版于兴化,美国圣经会图书室藏本。

《以赛亚书、耶利米、以西结书》(兴化罗马字),1903年美国圣经会出版于兴化,美国圣经会图书室藏本。

《箴言、传道书、雅歌》(兴化罗马字),1904年美国圣经会出版,美国圣经会图书室等藏本。

《新约附诗篇》(兴化罗马字),1912年兴化实业教会出版社出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图书馆等藏本。

《旧新约全书》(兴化罗马字),1912年美国圣经公会、兴化实业传教士出版社出版,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图书室藏本。

《新约全书附诗篇》(兴化罗马字),1934年美华圣经会出版于上海,译者为F. Stanley Carson、W. B. Cole。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美国圣经会图书室等藏本。^[5]

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各地的方言罗马字开始衰微消沉,受全国风气的影响,兴化罗马字读物也开始出现消沉,在这种情势下,蒲氏于1908年5月又创办了中文版的《奋兴报》,该报一直出版至1950年。而罗文版的《奋兴报》虽然继续出版,但已是强弩之末,1939至1948年,则干脆一度停刊,复办不几期,终于在1950年底寿终正寝了^[6]。

二、兴化罗马字的拼音方案

按理说,兴化罗马字既出版过《圣经》,又出版

了多年的报纸,其材料应该不会太难得。可是笔者在莆田寻觅多年,却难见其迹。原来,罗马字圣经原本就只在教徒中流传,外间没有什么人重视,教徒则视之为圣物,轻易不肯示人。而经过百年沧桑,现在在莆仙留下的已是凤毛麟角了。至于罗马字《奋兴报》,据原《莆田县志》负责人陈长城先生(已故)说,20世纪50年代末至文革前夕,为编纂新县志,曾广泛搜集兴化罗马字报纸,并经过统一装订,保存于县志办,可是这一搜集装订,反成祸害,因为文革一炬,这些报纸就同时灰飞烟灭了。

2001年11月,笔者参加在厦门召开的“第七届闽方言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语言研究所的连金发教授告诉笔者,他在美国加州读语言学博士时,曾从加州伯克莱大学图书馆复印过一部兴化话罗马字圣经。连先生回台后,热心地给笔者寄来了兴化话罗马字《新约全书》“马太福音”部分之复印件。这部罗马字《新约全书》英文名“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Hinghua Dialect Romanized”,下面依次用兴化罗马字拼写“新约全书”,兴化平话,兴化美兴书局活版”,出版者署“American Bible Society”(美国圣经会),出版时间为1912年,出版地点为“Hing-hua City, Fukien Province, China”(中国福建兴化城),译者为Brewster(蒲鲁士)。本文所述之兴化罗马字拼音方案,就是主要依据这部罗马字圣经材料归纳出来的。在此,也谨向连金发先生表示感谢。

因为莆田话和仙游话口音腔调有差别,所以兴化罗马字方案也分莆田话和仙游话两种体系。不过两者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所以我们还是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个拼音方案,某些地方稍加说明即可。

兴化话罗马字拼音系统共有声母14个(不包括零声母),莆田话有韵母31个,仙游话只有韵母27个。罗马字不论莆仙,皆没有标注入声韵母,而是用声调符号加以对应。声调9个(实为8个)。具体声韵调系统及一些书写规则如下(加括号的汉字为白读音,方括号内注的是国际音标):

(一)声母

b[p] 伯 p[p] 迫 m[m] 骂
d[t] 德 t[t] 跌 l[l] 勒

c[ts] 则 ch[tsʰ] 测 s[tʃ] 色
n[n] 摄 g[k] 格 k[kʰ] 刻
ng[ŋ] 研 h[h] 黑

(二)韵母

1. 单韵母

a[a] 丫 a[e] 批 e[ɛ] 厄 e[ø] 初 i[i] 衣
o[ɔu] (乌) o[ɒ] 渴 u[u] 污 u[y] 于 a[a] (病)

2. 复韵母

ai[ai] 哀 au[au] 欧 ang[an] 安 au[iau] 腰
eo[o] 资 eng[ɛŋ] 烟 eong[on] 温 eng[œŋ] 冤
ia[ia] 野 io[yɒ] 靴 iu[iu] 优 iang[ian] 淹
ing[iŋ] 因 iong[yɒŋ] 央 oi[uai] 歪 ong[ɒŋ] 翁
ui[ui] 威 ua[ua] 娃 uang[uan] 弯 ung[yŋ] 恩
ng[ŋ/ɯŋ] (央/当)

兴化话罗马字拼音方案中,字母与音素不完全对应。有的韵母虽然字母只有一个,但可能包含两个音素,如o的实际音值为[ɔu];也有的两个字母,实际是一个音素,如ng实际音素为[ŋ],eo实际音素为[o]。

仙游话罗马字与莆田话罗马字拼音方案主要差别在韵母,笔者据高德裔《兴化话与罗马字》(载《莆田文史资料》第11辑)一文整理,莆仙罗马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韵母:

1. 仙音无撮口呼 u[y]、iong[yɒŋ]、ung[yŋ]三个韵母,与闽南话罗马字拼音方案相同。

2. 仙音无 uang[uan]韵母,莆田话的该韵字,仙游话皆并入 eong[on]韵母。

(三)声调符号

阴平(不加符号) 如 a 鸦 i 衣 siaⁿ 声
阳平 ˊ 如 a 牙 í 移 siáⁿ 城
上声 ^ 如 a 哑 î 以 siâ 写
阴去 ˋ 如 a 亚 ì 意 sià 舍
阳去 - 如 a 仄 ī 异 siā 谢
阴入(无符号,韵尾加-h) 如 ah 押 ih 一
siah 涩

阳入文读(韵母加',韵尾加-h) 如: ah 乏
ih 亦 siáh 涉

阳入白读(韵母加ˋ,韵尾加-h) 如: tãh (筲)
bih (簍) siáh (食)

据高德裔《兴化话与罗马字》一文介绍,兴化

话罗马字阳入文读韵尾加的是 -k, 如“亦”, 罗马字标为 ik, 所据或许是仙游话罗马字, 或许是排字错误。笔者所见的兴化罗马字《圣经》中, 并没有这种 -h、-k 的区别标法。

(四) 其它符号及拼写规定

1. 罗马字分大写、小写两种符号, 大小写基本字母与英语大小写字母相同。大写字母主要用于句首第一个字母以及一些特别的专有名词。如 A -So Gi-Doh(耶稣基督)。显然它参照的是英文的书写规则。

2. 短横连接号“-”, 主要用于不可分开的二字以上的白话词语拼写。如 tiaⁿ-móí(听闻)。

我们如果把兴化罗马字与邻近的厦门罗马字(白话字)拼音方案作个比较, 可发现两者的设计方案有很大的一致性, 它们所使用的字母乃至附加符号都基本一样。当然也还是有一些分歧的, 不同者可归纳为以下几条。

1. 同音不同符。如表1。

表1 兴化罗马字与厦门罗马字同音不同符示例表

国际音标	p	p'	t	t'	ts	ts'	k	k'	e	o	iau	uai
厦门罗马字	p	ph	t	th	ch	chh	k	kh	e	o	iau	oai
莆田罗马字	b	p	d	t	c	ch	g	k	a	co	au	oi

2. 同符不同音。如表2(方括号内是对应的国际音标)。

表2 兴化罗马字与厦门罗马字同符不同音示例表

厦门罗马字	s[s]	g[g]	b[b]	k[k]	p[p]	t[t]	o[o]	e[e]	iong[iɔŋ]
莆田罗马字	s[ʃ]	g[k]	b[p]	k[k]	p[p]	t[t]	o[ɔu]	e[ɛ]	iong[yɔŋ]

3. 声调的标示也有所不同。如表3。

表3 兴化罗马字与厦门罗马字的声调标示

声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厦门罗马字符号	无号	ˆ	ˊ	ˋ	-	无号加 p, t, k, h	加'加 p, t, k, h
莆田罗马字符号	无号	ˊ	ˆ	ˋ	-	加ˋ加h	加ˋ加h

以上厦门罗马字的材料采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7]。

三、兴化罗马字的语言学价值

(一) 语音方面

兴化罗马字反映的是清末时期的莆仙方言语音, 其语音系统与今天的莆仙话语音系统比较起来, 有的已产生了一些变化。通过分析, 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 声母: 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虽然罗马字有 s 符号, 但显然不能认为今天莆仙话的[t]母当时念[s], 而应该只是一种符号的替代。可是, 声母类化在罗马字中体现得不够充分, 而今天的莆田话, 声母类化很丰富, 这似乎告诉我们, 百年前的莆田话与闽南话较接近, 声母类化较少。也就是说声母连读音变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东向、碯肯、头前、团孙”等等, 如今的莆田话口语都出现声母类化, 但罗马字中都没有类化。

2. 韵母: 仙游话当时应该是与闽南话很相近的, 大部分人无撮口呼韵母, 而今天的仙游话除园庄、枫亭一带尚无撮口呼外, 其他地方已有较完整撮口韵。

在莆田罗马字中, 凡阳韵白读字, 罗马字均在韵母右上角标有一个小 n 符号, 如:

kuàⁿ 看 biāⁿ 饼 siaⁿ 声 chaⁿ 星

giōⁿ 子(本字“团”) giāⁿ 行 sāuⁿ 上 suaⁿ 山

这与闽南白话字的标法一样, 表示的是鼻化韵母, 这说明百年以前, 莆田话的阳韵白读字也保留有较明显的鼻化读法, 才会有此标法。但是, 今天, 只有仙游话以及与仙游邻近的一些莆田话, 仍保留着较明显的鼻化韵母, 而莆田城关及大片的莆田话已经完全没有鼻化韵了。凡仙游之鼻化韵母, 在莆田一律变成了口元音韵母。这是韵母方面的一大变化。

3. 声调: 从罗马字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出, 百年前的莆田话, 阳入字白读声调是完全独立的一个调类, 如:“麦、着、落、篾、药”等等, 而现在的莆仙人已经只剩下很少一部分老年人能区分了, 年轻一代基本上不能区分出阳韵白读字的调类。其中涵江以西至仙游基本混同于阳平调, 如:麦 = 耙、着 = 条、落 = 锣、篾 = 眉; 涵江以东至江口及福清市新厝镇的莆仙话基本混同于上声调, 如:麦 = 把、着 = 蚪、篾 = 比、药 = 舀。

(二) 词汇方面

因为罗马字是拼音, 使用对象以文盲为主, 所以记录的基本都是口语词。这样, 罗马字词汇方面

就有了以下一些特色。

1. 一些有音无字的方言词,汉字无法记录,但在罗马字中则得到了反映。就忠实记录语音角度讲,是其优于汉字之处。

如 puah[p 'uaʔ²] (浪~,指波浪掀起并溅进) \ ng-sai[_ㄣŋ⁴(n)ai] (碣使:不必)。

2. 大量地使用方言口语词,使原来用书面语翻译的文绉绉的《圣经》句子变成了地道的莆仙方言。如(括号内对应本字为笔者拟测,下同):

náu-lâ (娘奶:母亲) \ tâu-sáⁿ (头前:前面) \ sing-náu-giôn (娣娘团:女孩子、女儿) \ deoh-leo (倒落:哪儿) \ kù-chó (去厝:回家) \ dū-gài (汝介:你自己) \ seoh-pài (蜀派:一带、一片)等等。

3. 一些汉字的少为人知的方言白读音得到忠实的记录。如 kiú (拘,俗写作虬:收缩、弯曲) \ à (𧈧:窥视) \ má (冥:夜晚) \ gáⁿ (悬:高) \ dah-bo (丈夫:男人)等等。

(三)语法方面

在保持《圣经》汉译原意前提下,兴化话罗马字《圣经》还在语法方面,采用了不少莆仙方言的特殊句式,使之更贴近民众口语。限于篇幅,以下只引录一些例句,既作为语法例句,也可作为兴化罗马字的标本。句首冒号前后数字为出处,即《圣经》原章节次序,罗马字下的汉字句子释文是笔者拟测的(个别无本字者用训读字),括号内是普通话句译。

(1) 4 2 I-hâu bah-dô au.

伊吼腹肚枵。(他喊肚子饿。)

(2) 4 4 sing-gìng ú gí-cài gông.

圣经有记载讲。(圣经上记载说。)

(3) 6 24 seoh gâ náng beò-dang-dng hōng-seō nng gá cū, hēh cheng cì seoh-gá, sâu hū seoh gá; hēh kuàⁿ-dāng cì seoh gá, kuàⁿ-king hū seoh gá.

蜀个依无担当奉伺两个主,或忖这蜀个,惜许蜀个;或看重这蜀个,看轻许蜀个。(一个人没办法侍奉两个主儿,或者会讨厌这一个,疼爱那一个;或者会看重这一个,轻视那一个。)

(4) 7 9 dū-goh-náng dō-ng, hng-náng ū giōⁿ teō biāⁿ kēng táh saūh-táu keoh i?

汝各依中央,兴依有团讨饼,肯石头乞伊?(你们中间,有谁当孩子求饼时,愿意拿石头给他呢?)

(5) 7 26 i beó ceó-chéng, beó gua-diū iā beó móih ceong-cih deó chng lē!

伊无做媵,无割稻,亦无物状积躲仓嘞!(它不种田,不割稻子,也没有什么东西囤积在仓库里呢!)

(6) 8 29 sí-cā bōi gàu.

时节未遑。(时间还没到。)

(7) 8 29 guā gah dū seoh-moi gang-geò?

我合汝孰辈干过?(我和你有什么关系?)

(8) 8 33 I sí seoh-moi náng le?boiⁿ gah hái iā seōng I ā!

伊是孰辈依嘞?风合海亦顺伊啊!(他是什么人啊?连风和海也会听从他呢!)

(9) 9 2 cuh gah bāⁿ hēng-kiú ē-náng gōng.

遂合病疯虬厄依讲。(就对病成为瘫子的这个人说。)

(10) 9 6 táh dū ē pò-gài kù-chò.

汝厄铺盖去厝。(带上你的被褥回家吧。)

参考文献:

- [1] 倪海曙. 基督教会的罗马字运动[A]. 许长安, 李乐毅. 闽南白话字[C].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1-4.
- [2] 许长安, 李青梅. 还在民间使用的闽南白话字[A]. 许长安, 李乐毅. 闽南白话字[C].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32-35.
- [3] 张力, 刘鉴塘. 中国教案史[M]. 成都: 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321.
- [4] 政协莆田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莆田市文史资料(第五辑)[Z]. 莆田: 市政协文史委, 1990. 1-2.
- [5] 游汝杰. 《圣经》方言译本书目考录[A]. 章开沅.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四辑)[C].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80-131.
- [6] 莆田县地方志编委会. 莆田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756.
- [7]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227-228.

[责任编辑 林振梅]